

全世界第一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已经完成。生命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基因差异,仅有千分之一。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认定,人的生命属性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生老病死的结果,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我们繁衍生息的方式,我们情感的达情表意,并没有多大的本质区别。

可是长久以来,我们恰恰是忽略了这“九百九十九”,也就是忽略了人的生命属性(自然性),而放大了人的社会属性。我们不是我们生命中本来的元素都激活了,让生命基因中那些掌控我们命运的元件却慢

被忽略的生命属性

阮直

们生命中的血液,没有哪一个人的灵魂会对此产生排斥现象的,除非他是专制和霸权的受益者。人类本身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向往和平,渴望和谐,喜欢仁慈,追求富裕,这本是“九百九十九”范围内的事情,可是我们一度都用阶级、阵营甚至是思想的防火墙把它阻拦在了外国。

人的社会性构成的符号差别被我们放得无限大,比如帝王与黎民,宰相与乡绅,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佃户,反动文人与革命文人,都是我们人类自己在人的社会角色之中制造的差别,有了角色就有了身份,于是人的等级、尊贵、卑贱、贫富也就都

产生了,于是生命基因之外的身份困惑比生命基因的本身还让我们难解,破译人类的“身份基因”,要比破译人类的“生命基因组图谱”更让人类的社会学专家们犯难,甚至就是那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哥德巴赫猜想。

但让我们高兴的是,当我们打倒了皇帝,废除了宰相,取消了以财富多寡划定人的政治属性时,我们在彼此的人性中又看到了那些我们共同萎缩的“九百九十九”。既然我们的共同点比互联网还能无缝覆盖我们的肉身,让我们成为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之中共同吃饭的“伙计”,我们就该从社会学的面来重新理解人的“基因组图谱”。

我们的祖先为我们遗传了同样的“基因组图谱”,我们有“九百九十九”个一样的吻合点,我们是一个血脉之中流动的细胞,我们为什么不珍爱相同的那一面呢?我们相同的人性是仁爱、是悲悯、是感恩、是慈善,而不是彼此间的争斗、陷害、暗算。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之中都洋溢着爱的本源,我们向往阳光,因为每一颗心灵都是灿烂的,我们热爱美丽,因为每一个面孔都充满希望,我们同情弱者,因为每一双眼睛都会怜爱幼小,我们寻求和谐,因为和谐才是我们顺畅地生存、发展的土壤。这是我们“生命基因组图谱”中永不改变的元素,我们就要把这“九百九十九”的共同之处来放大,让我们共同的人性光彩照耀每一个灵魂中还阴暗着的那个昏旦。



愤怒 无忌 摄影

冬

不是所有的都了解你,包括山川、河流、花木、草虫。圣洁的雪原上,奔狂的大风中,我听见了你。

张旸

我说嫁个芭蕾舞男的男人。女A马上跳出来反驳:“男人就应该做大事的,最害怕男人做些小鼻子小眼的事情,写写小文章,画画样板画,跳跳舞弹弹琴。”

女B做出目瞪口呆状:“舞男?天天与女人摸来碰去,还穿着紧身衣,曲线毕露,连下身那一点长处也为众人所知,真是可怕的念头。”

面对两个曲解我意图的女人,我只得再次郑重声明:不是嫁芭蕾舞男,而是芭蕾舞中男优那种男人。

你可有看过芭蕾舞?花枝招展轻盈美丽的永远是女人。没有哪种男女配合的社会活动中男人肯那样甘心做陪衬,舞蹈或腾跃,脚尖踮或放,都是为了完成一次次托举,将女人捧上高空,她在空中舞动她的美,像娇艳的花朵怒放放在挺拔的枝干,他,只要做那枝干,不争风头,只争取让她安全且飘逸……人人都在看那女子舒展

嫁个芭蕾舞男

辛唐米娜

伸腿遍体柔软如绵绸,我却为她身下的男子紧身衣下默默膨胀的肌肉感动得心慌眼热。现时不比往日,女人命好只看两条:生得好,嫁得好。生下来便是一桩菟丝花,长得高不高,只能看她所依附的冠木可是高耸入云。一旦树倒猢猻散,她便零落成泥碾作尘。

女人在成长,已不再苦吟:君如磐石我如菟丝。现代女棉字字铿锵说出志愿:我愿做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与你屹立在一起……

话说得轻巧,但是做木棉可真是难。先得选好土壤,再得营养丰富,还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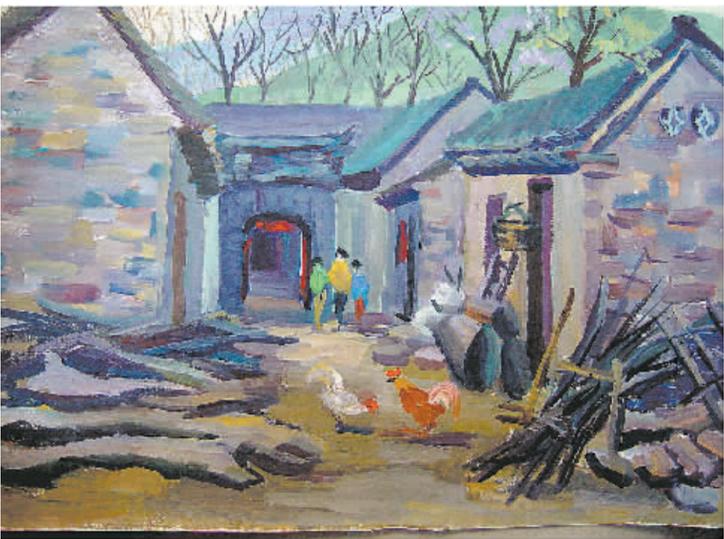


李亚红

须择木而伴,以防一个不小心,你长得参天他生得矮小,果真有了根交缠在泥中,却无法在氧气中枝与枝纠缠。其中当然也有圆梦女性,但这种幸福来得太艰难,而且稍有差池便从此孤独。

所以,单纯的菟丝或木棉其实都不是明智之选。

女人想幸福,姿态还是应该刚柔并济。像芭蕾舞女伶一样,独立舞蹈时亭亭玉立如木棉,与男优共舞时柔软娇媚,舍得“拼得一生休,尽君一日欢”,放心大胆地将自己交付对方,缠绕着他,依傍着他,他是树你是



太行山村(油画) 李亚红

这给朋友打电话问,近段时间不见,忙什么呢?朋友说正郁闷着呢。听那语音,满腹愁肠。上QQ和人聊天,三句话两句都充满郁闷情绪。电话中的朋友是个码方块字的,天天熬夜写作,可是写出的文章,上报的寥寥。QQ上的这位,因为原来的老板不好不分,刚刚从一家公司辞职,眼下工作还没有着落。找昔日的同事叙叙旧吧,同事还在为职称的事情犯愁呢。

郁闷,潜伏在生活中的一条游蛇,说不定哪天就会缠上你。

前两周,我也被郁闷困扰着。因为近来单位人事变迁,要说实属正常。本来自己挺坦然平静的心情,都各种困

南五里堡,原是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的一个行政村。现已成为都市内村庄,原村民组均已改为街道办事处。

据史料记载,古代官府为向四方传送公文,凡州县四方大道,每隔一段路程,都建有邮驿,也叫驿站,是为过往送公文的人员或出差的官员中途换马和暂时住休的地方。秦汉时叫“亭”,北宋时期称为“铺”。据《新华字典》解释,“堡”为地名用字,也作铺用。因而旧时的州县四方官道上都要五里设堡,十里设铺。南五里堡即是设在郑州至新郑大路上的一个驿站。南五里堡行政村原辖九个自然村,其中西堡、赵堡和李堡实际上是五里堡的总称。该村紧邻郊区,交通和经济发展较快,人口逐年增多,村庄不断扩大,使原以姓氏为主的居民点,渐而形成自然村。1980年和1990年正式出版的《郑州市郊区地图》和《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地图》均标定了西堡、李堡、赵堡、北刘庄、弓庄、罗坟、卢邢庄、张家门和陈家门为九个自然村,属南五里堡行政村辖区。这几个自然

早在元末明初,在瞿塘口就建有长江大桥。史料记述:1369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廖永忠、康茂才攻瞿塘关。元皇帝命莫仁寿在瞿塘口江面横贯铁链锁江,又在两岸石壁上打孔,架起上、中、下三层铁索桥,桥面铺上木板,放上大炮,严守关口。瞿塘关本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汤和也只好望桥兴叹,畏炮而退了。至今大溪口还立着一块“康茂才进兵处”的石碑。当年这座“飞桥”的桥面上可以设置大炮,桥长925米,纵向分三层,下层铁链锁江,中层架炮,上层天桥交通。

《明史》有“蜀人没锁”之句,明代翰林博士沈

庆有“天桥铁柱连环锁”诗云,若亲身到瞿塘峡实地考察铁柱、石孔等遗迹,就会了解这峡口曾经建有我国的长江大桥了。

但1369年在瞿塘口所建的长江大桥还不是我国最早的长江大桥。早在宋初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大将曹彬、潘美等率兵伐南唐时,就在南唐国都金陵(今南京市)之西的采石长江江面上,用数千艘大船,连接两岸,修建一座大浮桥。这座浮桥长五六千米,堪与最长的南京大桥相媲美,比925米的瞿塘口铁索桥桥长得多,建造时间比它早395年。这座大浮桥,可能是最早的长江大桥。

5车诗 刘光

郁闷是生命的一次成熟拔节

魏峰

言碎语一时间搅和得七零八落,在办公桌前便心浮气躁、坐立不安了——觉得自己的命运不济,感叹现实多舛。曾经劝说朋友的话,为什么就不能劝自己呢?

生活,原本这样,就像大海有风平浪静的白天,也有潮汐拍岸的凌晨。一时陷入郁闷了,反而给自己留下静静思考的时间和机会;不愿意坐在桌前看书,却可以站起来看看窗外的绿树阳光。我认识一个朋友,都奔四的人

已明天要干什么?将来会干什么?郁闷,反而使自己更加成熟。

一切顺利了,却往往能让人思想钝化,或者没有了忧患使自己思想深刻的机会。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思想的死亡,比躯体的不快更可怕。

郁闷,有时就好比一剂苦口的良药,让我们的思想细胞重新激活,更加充满前进的张力;郁闷,也可以说是生活一次短暂休眠,醒来之后,我们才会发现风雨之后的绚丽彩虹,才会明白过去的一个个平凡而又平淡的日子也是在为今后的人生积蓄金子一般的力量。你郁闷了吗?不要害怕,那是你生命的一次成熟拔节呀。

为凤凰乡。1953年3月,撤销郑县划归郑州市成立郊区,几个村乡属不变。1958年8月,郑州市成立人民公社,实行乡社合一,南五里堡成立大队,辖西堡、赵堡、李堡、北刘庄、弓庄、罗坟、卢邢庄、张家门、陈家门9个自然村共11个生产队,统归设在十八里河村的南郊人民公社。1960年6月,南五里堡大队划归郑州市红旗人民公社。三年后再归十八里河公社。至1983年4月,农村进行体制改革时,南五里堡大队改为行政村,这是该村维持时间较长的一段区划,前后达40多年。

2003年初,管城区进行区划调整,将南五里堡的西堡、赵堡、李堡和北刘庄划归紫荆山南路办事处,成立南五里堡社区。弓庄、罗坟、卢邢庄、张家门、陈家门划归航海东路办事处新航社区。至此,原南五里堡行政村已全部实现了城市化。



五车诗 刘光

柳叮低下头,不再说话。柳叮从来不与父母闹纷争,尤其是跟母亲。父母工人出身,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都消耗在污染严重的厂房里了。好不容易要退休了,工厂又倒闭了,领的退休金还不够一顿饭钱。好不容易可以不再呼吸有化合物的空气了,又要闻双胞胎外孙的屎臭尿臊。好不容易把双胞胎带大了,大女儿又要……

离婚的念头无时不在,如箭在弦,不发不快。柳叮的心里一片茫然。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柳叮条件反射般地哆嗦了一下。她的眼前立马浮现出贾正良的笑脸——柳叮宁可去死,也不愿意面对那张笑脸。

不是贾正良,是柳明的手手机。接通了电话,又不是柳明,是晓融。

晓融是柳明的女儿,柳明是柳叮的妹妹。

晓融说话的声音很小很小,耳语般:姨,是我,你在姥姥家吧?你先别说话,听我说啊——我是偷偷给你打电话的!我妈妈不让我给你们打电话!我妈妈病了!发烧呢!一边发烧一边哭!你快来吧!

孩子说到这里,也开始哭了……柳叮连忙安慰:好宝贝,别哭别哭,姨妈马上别过去!

晓融懂事地克制了哭泣:姨妈你快点来吧,千万别告诉姥姥姥爷我妈妈病了!

柳叮撒谎说有身份不明的人突然围攻区政府,急急地离开了娘家。欢欢和笑笑一人抱住柳叮一条腿,和柳叮难舍难分。

柳叮来到妹妹家,蒙了好几层大被的柳明正侧身躺在床上。见姐姐进来了,哗啦啦流下一串眼泪,翻了个身不说话。

晓融看妈妈哭,也咬着嘴唇无声地哭起来。

柳叮伸手去扳柳明的肩膀:玥儿,你这是怎么了啊?柳明使劲甩开姐姐的手,呜呜地哭出了声。

晓融哇的一声,扑进柳叮的怀里:姨、妈、妈、和、爸、爸、要、离、婚、了!

柳叮站定了,闭上眼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世界是怎么了?眨眼之间就成了一个处处充满离婚的世界了!

这边厢柳叮翻江倒海,那边厢陈全安然无恙。

对于陈全,柳叮的夜不归宿很正常,隔三差五的值班开会早就是家常

连载

“王老师多大啦?马老师多大啦?”小妮子顾盼生辉地问,然后抛出大惑不解的神情,“哎呀,你们都比易老师大呀?怎么我看着就是他最老呢?”

“讲坛帅哥”易中天快昏倒啦!但他能说什么?难道说“有没有搞错?马老师是我‘老虎姐姐’,王老师是我情逾同胞的老哥呀!”

于丹又问:“明天是你访谈王立群吗?”

易中天老老实实回答:“是呀!”

于丹一脸诡笑做恍然大悟状:“噢!你是在是在中央电视台领工资!”

众人窃笑。谁都听得出,这分明是讽刺易中天这只“大公鸡”越来越不靠谱,不办手续就跑到中央台做主持,下了个正方形大鸭蛋!

第二天易中天才想起句俏皮话:这叫“无证上岗”。

平时语言锋利似刀的易中天遇到于丹,卷刃了。这大概就是美女效应。看到平时在我们几人跟前顾盼自雄的易中天,给予丹忽悠悠找不着北,我那个乐啊!

狐狸精哉?鬼妹哉?于丹在电视上演讲比她的书吸引人,在电视上胡侃又比在电视上演讲吸引人。我突然发现于丹像一个人,海迪。

央视播出“说聊斋”狐狸精后,海迪发来短信:“亲爱的海迪,我要挺臂高呼:‘我要做狐狸精!’”我告诉海迪:你本来就是!

你是当代几十年如一日、首屈一指的狐狸精!评“魅力人物奖”海迪得个“坚韧之魅”奖,我说:“发错啦,该发‘狐狸精之魅’奖。”在我的亲友圈内,凡见过海迪的,无论男女,不论老少,见一个迷倒一个,见两个迷倒两个。

海迪聪慧美丽,品性特别好,脑瓜儿特别灵,待朋友真诚周到,还特别有趣。即使跟她聊一整天,也不觉得累。有一次,我和海迪姐妹一起坐卧铺回济,从北京到济南,两人一停不停聊一路。海迪妹妹小雪想睡却睡不着。快下车时,忍无可忍,从上铺探出脑袋挖苦一句:“两只鸭子,呱呱!呱呱!”

我突然发现海迪这“狐狸精”原来是双胞胎,另一只就是于丹!我在深圳讲聊斋,用狐狸精比当代白领女性,用娇娜比中学生,给几家小报好一通臭骂。如果这些

谁都不会想到,第一个提出让于丹下课的是好友易中天。比博士“下课”呼声早得多。我是大年初五从于丹短信上知道的。我说:小妮子可以继续讲《论语》。于丹先是开玩笑地说:“我就先讲老子,再讲庄子,最后讲孔子。那样我就成了‘老装老’啦!”然后正儿八经地说:“我原本有接着讲《论语》的想法,易大师反对,我就不敢动了。”

易中天主张“急流勇退见好就收”!